



翼装飞行。视频截图

“鸟儿高飞，你知道我的感受；艳阳高照，你懂得我的想法；微风吹过，我有着全新的体验。”这段美国已故爵士歌手妮娜·西蒙在《Feeling Good(感觉很棒)》中吟唱的歌词，用来形容翼装飞行运动员的生涯再合适不过。

2023年12月下旬，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怒江大峡谷上空，中国“飞人”盛广强、杨晟从距地面3000米的直升机跳出，以近200公里的时速在空中飞驰。怒江两岸的观众惊呼甫定，两个红色的身影已从打鹰山两座山峰的鞍部闪电般穿过。

平稳降落在江心岛后，两人击掌相庆，像是两只自由的鸟儿祝贺彼此平安归巢。

## 翼装飞人： 探索极限 梦亦有界



国内翼装飞行“第一人”徐凯 视频截图



翼装飞行运动员杨晟 视频截图



翼装飞行运动员落地后击掌相庆。

女儿。记者眼中的他就是一个活泼开朗、喜欢插科打诨的大男孩。

“优秀的运动员，我认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胆大心细。”徐凯认为，“我们应该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个项目，未来它的受众会越来越广。”

对于有兴趣的高空运动爱好者，盛广强也强调这项运动有一定的门槛，建议到正规的跳伞中心系统学习，从高空跳伞入门，在技术水平和心理状态合适的情况下，再考虑进阶这个项目。

一群勇敢的平常人，怀着一颗平常心，在持续训练和安全意识的助力下，做着冲击飞行梦想边界的非常事；在蓝天下，他们同样有自己鲜活的人生。

盛广强说：“我想在自由的天空中飞得更高更远。”

呼吸，凝视，一跃而下，强风吹拂，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在他们面前疾速展开。人类对自由飞行的极限想象，在他们没有羽毛的“双翼”下一次次被刷新。

文图据新华社

### “接风”时刻最自由

身着翼装飞行服和降落伞，从飞机、高楼、高塔、大桥或是悬崖上跳下，借助翼膜结构，可以实现近似鸟类的滑翔——现代翼装飞行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诞生，由极限跳伞运动演变而来。

高空翼装飞行中，飞行者身携主伞和副伞两个降落伞，预备着陆时，打开降落伞的高度在1000米左右。而在低空翼装飞行中，飞行者只使用一个降落伞，开伞高度可低至离地150米。全世界的低空翼装职业选手只有五六百人，中国不到10人。

“玩低空翼装，接到风那一刻是最自由的。”31岁的杨晟这样形容飞行的感觉。他是前八一跳伞队队员，也是中国最年轻的低空翼装飞行运动员。杨晟说，站在高楼或悬崖上是没有风的，起跳后先是自由落体，让风灌到翼装里，翼装充气之后，会像飞机机翼一样产生升力，业内把这种感觉叫作“接风”。

“感觉到风之后，脑子里就没有太多想的东西了，只是在享受飞行的过程。”他说，“从石门间、峡谷里穿过的时候，你会边飞边兴奋地叫出来。”

国内翼装飞行“第一人”徐凯今年51岁。2005年，他学会了跳伞，也是那一年，他的教练去国外比赛带回了一张光盘，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翼装飞行的录像。“在那个年代，我们都觉得中国不会

有人去做这样的事。”徐凯回忆说。

2011年，美国人杰布·科里斯成功挑战人类飞行极限，翼装穿越湖南张家界天门洞，这让徐凯觉得翼装飞行一下就来到了身边。

2012年，徐凯开始到美国系统学习，成为中国首位翼装飞人，并在国内邀请了一批专业高空运动选手参与到这项运动中。中国的极限运动者，接到了这场翼装飞行的劲风。

### 都有一个飞行梦

“我记得很清楚，初二物理课本上有一个跳伞的图案，当时我就想跳伞好玩，以后有机会跳伞的话就好了。”杨晟笑言。机缘巧合的是，初二下学期八一跳伞队到他的学校招跳伞运动员，于是他早早离家，走上了实现飞行梦想的路。

退役后，杨晟在徐凯的带动下开始接触翼装飞行。他想，“老外可以飞得很好，我们中国人也可以。”

盛广强和徐凯同龄，曾是业界知名的滑翔伞教练，他最初接触翼装飞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终极目标——用涡喷硬翼飞行器飞行。

“我们都有一个飞行梦嘛。”盛广强说，他的梦想是像鸟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飞翔，学习翼装飞行技术是实现这个梦想的第一步。

2016年，在云南昭通大山包，只练了

一年的盛广强完成击穿移动气球标靶的高难度动作，这对外国选手来说通常需要十年的练习；2018年，杨晟和外国运动员成功完成翼装夜间飞行表演，成为第一个参与翼装夜间编队飞行的中国人；2019年，徐凯发起北极地区翼装飞行挑战，那是北极圈内首次多国翼装编队飞行。

徐凯说，翼装飞行让他更加了解自己。“你本来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到的，一步一步地做了之后，就会发现人的潜力其实是无限的。”

他乐观地估计，下一次的低空翼装飞行比赛，就会有新的中国面孔出现。

### 敬畏规则，敬畏自然

低空翼装运动员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每挑战成功一个新的场地，这个地点在业内就可以由挑战者来命名——这像是一种对探索人类飞行极限的小小犒赏。

但是对他们而言，和探索极限相比，更重要的是敬畏规则，敬畏自然。“包括玩高空跳伞的人在内，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是疯子，但我们觉得自己挺正常的。”杨晟的自嘲让人忍俊不禁，但是说到安全飞行，他的眼神马上认真起来。“只要不去踩底线，这个项目是相对安全的，要靠自己来约束自己。”

在两次飞行的间隙，杨晟吃盒饭、逗

## “我们总是追着夏天跑” 智利高空跳伞教练“翱翔”三亚

伞运动员总是追着夏天跑。”娜塔丽说，职业跳伞教练的流动性很大，几乎每年都会去往世界不同地方“飞行”。

2021年底，维克多和娜塔丽受邀来到海南工作，“这里有着加勒比地区一样的热带气候，一年四季都是跳伞的好时候。”在海南首批开放的高空跳伞基地之一三亚塔赫极限运动俱乐部，他们主要承担双人跳伞教练和高空摄影工作。

“在中国，高空跳伞是个相对‘年轻’的产业，但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市场需求也不断增长。”据维克多回忆，初来中国时，跳伞基地很少，中国教练更少。

现在，中国很多城市都开设了跳伞基地，体验跳伞的顾客覆盖了从儿童到中老年的各个年龄层。目前他们所在俱乐部已有21个教练员，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

春节将至，三亚进入旅游旺季，维克多和娜塔丽也更加忙碌了。维克多说，这段时间他们平均每天要完成4到5次跳跃，甚至有一天“从早上5点一直飞到了日落”。

### 跳伞之余在海南过得很充实

即便节奏紧张，两人还是会以饱满的热情积极与顾客沟通交流。“我们接待的很多顾客都是第一次跳伞，多少会有些紧张，我们会安抚他们的情绪，用中文对他们说‘做得好’‘加油’来鼓舞他们。”娜塔丽说。

教练可通过基地的大屏幕和手机程序了解每个跳伞装备的使用寿命、排班情况和跳伞准备步骤等信息。

作为国内新兴文旅项目，高空跳伞对外籍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谈及在三亚



维克多带领游客在三亚体验跳伞。

的生活，除了宜人的气候，维克多和娜塔丽大加称赞的还有良好的治安和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网络购物、电子支付和网约车都让生活更加方便，也让我们在跳伞之余过得更加充实。”维克多说。

随着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海南正为迎接更多外籍人士来岛旅游、就业和创业提供更多便利。

“来到海南工作是生活给我们的惊喜。现在每天都像度假一样快乐。”维克多说，他们会继续留在海南，期待在这座小岛迎接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文图据新华社



娜塔丽(右)和维克多在跳伞基地合影。

1月，北半球大部进入深冬之时，中国最南端的海南省仍然风和日暖。每个天朗气清的早晨，高空跳伞教练维克多和娜塔丽都会乘直升机或固定翼飞机从三亚一家跳伞基地起飞，在距地面4000米的高空，乘着鲜艳的滑翔伞飞过蔚蓝的大海，最后降落在海棠湾洁白的沙滩上。

### 从早上5点一直飞到日落

维克多和娜塔丽来自智利，维克多做过化学药剂师，娜塔丽曾在跨国公司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一次偶然机会，两人共同完成了一次双人跳伞，不久后便结伴开启了“飞遍世界”的职业跳伞生活。“就像滑雪爱好者一直追随冬天一样，我们跳